

黃沙碧血戰新疆 (一)

郭岐

——天留硬骨報國恨、忠烈祠裏再世人。

一、前言

死而復活似有天意

一個軍人死後，名牌木主，能供進國家所立的忠烈祠內，得享千秋永祭！固然不是人人都能作到的事，但也不是人人都作不到的事。在身任軍職的人來說，只要是前盡忠職守，立有戰功。而其死時，又是為國捐軀，壯烈成仁的話，就可獲此殊榮。如宋之文天祥、明末史可法、抗戰時之張自忠、剿匪時之邱清泉與黃伯韜等人，都是最明顯的事例。筆者有幸，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，率部保疆衛土，躍馬天山時，為了率師馳援軍部，竟被敵人所乘。在彈盡糧絕之困境下，戰死於準噶爾大戈壁灘上，事被第八戰區長官部知悉，乃以少將師長陣亡條例，報請國民政府予以撫卹褒獎。當蒙中央撫卹外並明令褒獎，將本人名牌木主供進陪都重慶市忠烈祠內。然而本人名牌木主，雖然一度奉進國家忠烈祠內，並未得享千秋永祭，旋又移出焚燬。原因我雖戰死沙場，不

幸被敵方救活，竟由死將變作活俘。在作囚九個月後，因有張治中式的和談實現，在戰後換俘中，我又活着回來。而國家所賜的名牌木主，當不宜再供進忠烈祠內，因而本人成了忠烈祠內，進出的第一人，我的同期同學羅列上將是第二人。在我想來，此種奇事在今後當不會再度發生。這樣一來，我和同學羅列也就成爲第一人和最後的一人了！（羅列將軍的事蹟請參閱「時代文摘」七十年九月號王成聖教授撰「羅列上將的傳奇」。）

筆者爲什麼死後又能復活。以我個人來回憶，當不是上帝要我作基督第二，來普救世人。但也有它的特殊任務，那就是與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首都陷敵，日閔軍酋谷壽夫下令屠城一事有關。那次南京大屠殺，死亡軍民數逾卅萬。我和這些冤魂屈魄，生前相處了一百多天，在我脫險離開南京後，曾將身歷與目睹種種死人慘狀，作了詳細的筆錄回憶，寫成「陷都血淚錄」——南京大屠殺」。當時本人僅係中校營長，可謂人微言輕，寫成的血淚錄，僅留作個人九死一生的點鴻爪而已，並未向國防部及其他有關機關報備存案。若我在新疆一死，則南京在死卅萬軍民，就無法向日酋谷壽夫討回血債。果然在我死去活來之時，正值我國獲得抗戰勝利之際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，國防部特別組成戰犯審判團，以清償八年血債。首一案件，就是要日酋谷壽夫負起南京在死卅萬軍民血債重責。然而谷壽夫竟以兩國交兵，相互攻伐，死傷軍民，在所難免。至於南京一地，死亡軍民數逾卅萬之事，乃基因於攻守戰事激烈所造成。他本人僅係率部攻城主將，也是奉命行事。若有罪狀，自應追究他的上級，他本人官微職輕不應負此重責。竟然言之成理，推得一乾二淨。當時戰犯團各審判官，也因事經八年，一時無法找到直接證據，只好延期再審，致成懸案，拖延下去。

戰犯谷壽夫受阻。徐汝誠將軍正負責蒐求此案證據，即時想起我所撰成的「陷都血淚錄」，就是此案的有力證據，遂向我的家人查詢此書。筆者恰巧正在此時，又由新疆再脫險回到部隊，立即攜帶「陷都血淚錄」原稿，趕赴南京逕向國防部報到述職。當由國防部向戰犯審判團，推荐我出庭作證，並將「陷都血淚錄」面呈主審官石美瑜。石主審官一見此錄，如獲至寶。即時批閱後，就再度開審，再加本人當庭作證，而被審主犯谷壽夫，也就啞口無言，不再狡辯，只好俯首認罪。最後押赴雨花台刑場，依法執行槍決。算是為南京枉死卅萬軍民，討回血債！關於此段詳情，請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拙著「南京大屠殺」一書。

二、入新前後

筆者於民國卅四年，在抗戰勝利前夕，死去活來的一段往事，說來話長，不是三言兩語，就可說完的事，必需從頭細述起，才能向讀者交代清楚。此一曲折離奇往事，發生的地點，正是我國國防線上的前門，也就是我國第一大省的新疆境內。

蘇俄對新疆的謀略

我國的版圖形狀，國人無不以美麗的秋海棠花葉視之。即其他外國人，也多具此同感！唯獨北極熊俄羅斯人，則不作如斯觀。他們反認為中國版圖形狀，酷似具有中國功夫的太極拳掌，而

新疆正位於傷人的掌鋒地位，有如一把利刃，直指俄國重工業集中地，與能源總庫的俄屬中亞腹地，只要這把利刃，加上中國功夫，向西一刺，就可置俄國於死命。再加俄羅斯人在歷史上，所遭遇的外患教訓，他們既不怕德國的希特勒，也不怕法國的拿破崙；最怕的是中國的成吉思汗。拿破崙、希特勒雖曾派大軍入侵俄境，但均是虎頭蛇尾，最終都是鐵刃而歸。然而成吉思汗不僅征服了整個俄羅斯，且在其國土上建立起欽察大汗國，統治了三個世紀之久。這股被俄羅斯人稱為「黃禍」的歷史，他們是無時能以或忘的，也就時時要加以報復。因而自帝俄崛起以迄俄帝鼎革，在近兩百年來，無時不作侵新之舉。尤在史達林當上魔頭以後，更是處心積慮，挖空心計，隨時隨地，想把新疆擄走。如果新疆境內有個風吹草動之情，他固會立加利用，參與其事；反之如境內風平浪靜的話，他就會在長達數千里的邊境上，製造出或大或小的動亂事件，然後再插手其間。由民國廿年哈密小堡地方，發生民變事件起，直到民國卅三年十月製造伊犁叛亂事件止，史達林都參與其事。然而這個大魔頭，雖然時在圖新，但他還要欺世盜名，不願負上侵新惡名。凡在每一侵新事件中，俄國人從不在前台亮相，完全躲在事件幕後，操縱中國人來作侵新貓腳爪。被操縱侵新貓腳爪中，較知名人物，如和加尼牙孜、馬仲英、盛世才、張治中、阿哈買提江、鮑爾漢、陶峙岳以及賽福鼎等，可謂不一而足。

這些被利用的貓腳爪中，時間最長，功效最

著的人物，要算盛世才了。由民國廿二年起，至民國卅三年止，在此十二年，中華民國的年號在新疆不能通用有七、八年之久，改用西曆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在新疆也失去踪影，改懸六星紅旗。引進的紅軍第八軍團，遠駐於新疆東境重鎮哈密大營房內，專以對付國軍西進為目的。並在哈密地方成立邊務處，專責對付中國人。凡新疆各族居民如到內地各省，或各省居民要到新疆者，均需邊務處核准才能成行。尤且在通往內地各要道，如通阿拉善旗的明水站，通河西走廊孔道的星星峽，以及通青海與敦煌的古陽關等地，都設下兵力雄厚的邊卡大隊，儼然以敵國態度來對待祖國。此外更將新疆地圖，都染成八成紅色，僅次外蒙的九成，表示赤化程度。所遭問題，就是缺少一個分疆裂土的傀儡國名，尚未命妥。蓋因盛世才是中國東北籍的漢族人，如將原給信回教的尕司令馬仲英，安排好的「伊斯蘭王國」名稱加諸盛世才，而盛氏不是伊斯蘭教徒，無由運用；如將會給哈密小堡事件和加尼牙孜取名的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加諸盛世才頭上，而盛氏又不是突厥族人也不能取用。在百思不得妥當名稱情下，只好沿用新疆舊名稱，留待有適當人選時，再改換新名稱。不管別人怎麼看，怎麼想，在當時史達林的心目中，已將新疆認為是已黃熟的鴨子，僅僅是等待時機來吞入腹中的事了！

盛世才向中央輸誠

不意時至一九四二年，也就是史達林因貪得

無鑿，在東歐地方見希特勒着手進侵波蘭之時，他也想分一杯羹，要與希特勒瓜分波蘭，因二人瓜分條件未洽妥，致引發德俄大戰。然而蘇俄紅軍根本不是納粹德軍的對手，先之放棄侵入波蘭領土，想與德國言和，但希特勒一不作，二不休，認為史達林終久是他一大敵人，不如趁勢將其擊敗消滅，以便永除後患。就此德軍長驅直入，先下烏克蘭的首府基輔重鎮，然後分兵直搗俄京莫斯科。俄酋史達林逢此強敵，在自顧不暇之時，除一面向美國加緊求援外；一面就令調其駐新疆的紅軍第八軍團，邁返烏拉山增援。歐洲德蘇戰局，發展至此，對主新的魔王盛世才心理影響很大。盛世才一向是個善於投機的梟雄，他一看原

靠的水山快傾，就得另找出路，何況十多年來也受够了老毛子對他的欺凌，於今有了擺脫老毛子控制的時機，何能不把握利用。在當時的新疆環境，若想另找出路，只有回歸祖國，向中央輸誠。於是乃派人密赴蘭州，向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暗中請求，希望中央迅速派大軍入新，好將紅軍第八軍團驅逐出境，以便永保新疆成為中華民國領土。朱紹良長官獲得此情後，當為求之不得之事，乃急電蔣委員長請示。當時我國正在抗戰最艱苦階段，很難由南方各省調兵遣將，只得利用較安定的西北兵力，來加以運用。委員長下令第八戰區長官部，先在河西走廊官府所在地涼州城內，成立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，即時任命黃埔一期生李鐵軍將軍出任總司令，以便負起軍援新疆專責。筆者時任暫編五十八師少將副師長，正駐防於涼州城內，因師長調訓於陪都重慶，適代

理師長職務，也兼代涼州警備司令職務。奉命以後，乃星夜籌備組織總部事宜。先在涼州城內找尋較寬大住處，作為總司令部辦公地址，繼之再在蘭州、涼州以及西安物色各處主管。經過二十多天的籌備，總算在李總司令抵涼州就職之日，所組班底大致就緒。就此本人被李總司令賞識，也就種下以後要吃苦頭的原因。

按當時駐河西地區的國軍共有三個師。其番號如下：暫編四十五師師長謝義鋒將軍，師部駐甘肅；暫編四十六師師長徐汝誠將軍，師部駐肅州；暫編五十八師師長葉成將軍，師部駐涼州。在廿九集團軍總部組成後，乃將此三個師合編為新二軍，軍長一職暫由李鐵軍總司令兼任，作為援新的先鋒部隊，然後再將駐蘭州的四十二師，擴大改組為四十二軍，軍長由師長楊德亮將軍升任。旋將駐在蘭州附近的預七師，師長李禹祥將軍，及一九一師師長鍾祖蔭將軍，撥歸四十二軍指揮節制，算是入新的後援部隊。這兩軍組成竣事後，就待命西上，準備進入新疆。

蔣夫人飛新疆宣慰

就在這段時間內，第八戰區朱紹良長官，先後往返迪化蘭州之間，已達五次之多，不時和盛世才研商中央軍入新接防事宜，但盛世才時而順從，時而反對，反覆無常，不能定期成行。由朱長官觀言察色，探得盛世才深意，唯恐中央軍一入新疆，就會把他撤職查辦，那樣他所為何來？朱長官為了盡釋所疑，乃向蔣委員長建議，由蔣公派專員攜親筆函，前往迪化一行去作保證，始可將

國軍順利開進新疆。蔣公接到朱長官建議後，乃於是年八月底，作親巡河西走廊之行，並由長城盡頭的嘉峪關地方，請蔣夫人偕同蒙藏委員會吳忠信委員長，及朱長官乘專機於是月卅日飛抵迪化機場，由盛世才及其妻邱毓芳女士，親迎送於督署東花園貴賓招待所。經過一夜的懇談，在蔣夫人答應其原官原職的保證，才盡釋其所疑，歡迎中央一個集團軍進入新疆。但一因大軍開拔準備需時，二因應付哈密的紅八軍團的反對交涉。遲到民國卅二年入夏，駐河西走廊的國軍，才依序向西開拔，進入新疆。首由四十六師的馬平林團，以及四十五師的田子梅團，作開路先鋒。馬團於十二年九月三日秋高氣爽時進抵哈密，田團於九月十日開抵天山北麓的鎮西縣城。因紅軍第八軍團部此時仍霸佔哈密東郊的大營，馬團進抵哈密後，就改駐於哈密北郊的小營房內。小營乃省軍所駐之地，哈密人都稱之為龍王廟，也就是清末名帥左宗棠率部入新平亂時的大本營。因該廟水源充足為兵家必爭之地，於今又成為國軍入新後的最高指揮所。按我國軍此次入新主旨，就是要順利驅逐紅軍出境。此時紅軍雖因主力早已西移離境，留哈密的殘餘部隊，沒有多大的戰力。但我入新國軍也不為已甚，不願與老毛起衝突，只要俄國人順利退出即可。但紅八軍團留守人員，藉口該營房花了五百萬金盧比，折合新疆省幣壹仟伍百萬元為由，在如數備價後才可退讓離開。而這件不合法建設營房之事，我中央政府根本未予承認，此時當不宜出名辦理。為了息事寧人，只好改由新疆省政府備款新疆幣一千五百萬元，

於九月底交給該軍留守處。該紅軍留守處乃於十一月一日，備軍百輛將所有財物搬運一空離開哈密。侵入新疆的紅八軍團至此，才算全部撤離新疆。而我軍援新疆的第十九集團軍總部，以及第二軍軍部，始能繼續進駐該大營房內。按該大營房規模宏大，極具現代化，既有自來水的裝備，也有電燈的裝設，此外還有電影院、游泳池及各種類的運動場，在全省來說，也是首屈一指，數一數二的好營房了。

德蘇異勢史酋翻臉

就在我國軍按部就班，依序開進新疆之際，德蘇兩國在烏拉山西麓的攻守戰況有了很大的變化，一因德軍深入俄境，後方接濟線太長，再加俄人的破毀，在糧彈補給上，時遭困難；二因俄帝獲得美國的大量援助後，竟在史達林格勒將德軍擊潰。這時俄境已進入冬季，德軍的裝備難於適應，只得節節敗退，撤出俄境。而俄酋史達林在獲得喘息之餘，即時貪念又起，對於侵新往事，已經是一隻煮熟的鴨子，竟被飛掉，實不甘心，乃即時下令馳援莫斯科的紅軍第八軍團不必西行，就地停留於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地方，回頭重負侵新專責。其次即派該軍團政委，在阿拉木圖籌組「東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員會」，作為再度侵新的指揮中心。最後就偷運武器進入伊犁（塔）塔（城）阿（山）三行政區，武裝當地野心份子，在新蘇邊境製造亂事，尤見於阿山區哈族巴圖爾（英雄）烏斯滿，因不滿盛世才無端殺害哈族領袖艾林老郡王之事，乃號召阿山哈族遊

牧居民，借機亂殺當地軍警，致發生亂事。史達林唯恐新疆不亂，一有亂事，他就會插手其間。因阿山地近科布多，乃下令外蒙軍，大量無代價軍援烏斯滿，就此阿山區的戰亂愈演愈烈。盛世才屢屢派省軍去剿，總歸無效，因省軍力量大時，亂民就退到俄境，省軍未便進入俄境，省軍力量一旦減退，亂民又來進侵。搞得盛世才頭痛萬分，一時無法收拾。

就在新疆阿山戰亂日漸擴大之時，在西歐戰事，也有很大的變化。因美國總統羅斯福，派兵參戰，在法國諾曼底海岸登陸成功，歐洲戰場演變至此擊敗希特勒已不成問題，羅斯福總統乃將注意力移到遠東戰場。對遠東敵人，日本的實力，仍估價甚高。唯恐中蘇兩國，因新疆阿山事件，影響對日作戰實力，竟出面力勸中蘇兩國息爭。乃急派其副總統華萊士作歐亞之行，來作調人。一因此事造端於蘇俄，斷水先斷源，必需先往莫斯科一行；二因歐亞之行程，歐洲較近，亞洲較遠，也應先近後遠。當華萊士副總統飛抵莫斯科會到史達林，談及阿山變亂事件時，史達林根本不承認此事與俄國有關，竟指出是新疆主政人地不宜，有所造成，只要把盛世才調離新疆，則阿山之亂事自會平定。斡旋人華萊士獲得此情，認為史達林既未插手此事，那就好辦。為了明瞭實況，他乃取道新疆再赴重慶。當華萊士飛抵迪化後，在觀言察色，各方探聽下，果然發現盛世才主新十年，已失民心，不宜再留任現職。於是當飛抵重慶會見蔣委員長時，除將史達林所言當面轉報外，並加己見力勸蔣公早日下令將盛世才內

調為宜。蔣公當時雖答應相機辦理。但未即時下令解除盛世職務。蓋因蔣夫人對盛世才曾担保留任現職，不能寬爾食言。為了兩全其美，乃再派朱紹良長官再度入新說項。為了中央政府應付美俄兩國領袖的要求，想調盛世才出長農林部。盛世才此時在新疆既搞得焦頭爛額，對阿山與伊犁亂事無法收拾，只得見好收帆，願接受中央調令離開新疆。國民政府接到朱長官的電報後，乃於民國卅三年八月廿九日，明令調盛世才出長農林部。為了保證盛世維新的安全，乃派中央調查統計局徐恩曾副局長，乘上大型專機飛往迪化迎接盛世才於民國卅三年九月十一日上午，由朱長官與徐副局長陪同，盛世才全家都能平安離開迪化。在表面上來看，盛世才將新疆在金甌無缺的情形下，原盤交回中央，但在骨子裏盛世才因惹怒了史達林，今後的新疆非亂不可。在當時來說，不僅阿山的亂事，正方興未艾；另外在伊犁山區的鞏留聲合兩縣也展開反漢族反政府的槍聲，留給繼任者，已是一個爛攤子了！

阿山亂平伊犁亂起

民國卅三年八月廿九日，國民政府明令調盛世才出長農林部的同時，就特派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氏，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。在吳主席未到任前，由朱紹良長官暫時兼任代理。在朱紹良長官代理省主席時期，為了迅速救平阿山哈民亂事，首先發表阿山籍艾林郡王遺孀哈德邁女士出任迪化區專員，藉以平息哈民對艾林郡王無辜

喪生的心理怨氣。進而再由哈德邁專員，以同僚關係來爭取烏斯滿歸順政府作鋪路工作，此一作用果然生效，烏斯滿反政府的行動，自哈德邁出任迪化區專員後，就行停止。十月十日吳忠信主席就任後，因烏斯滿表現很好，再由哈專員的推荐，省政府正式發表烏斯滿為阿山區專員，此時阿山區的亂事一時平息。但伊犁區的亂事，已在七日展開。蓋因十月七日為紅軍革命成功日，也就是赤俄的國慶日。駐伊犁的蘇領館，竟於是日以擴大慶祝國慶為由，乃廣召當地野心份子進入蘇領館，每人發給槍枝一支，然後散在全區，舉起反漢族反政府旗幟，在伊區九城發起暴動。當時我入新國軍大部還停留在省城以東地區。駐守伊犁的部隊，還是盛世才時代的省軍。所持的武器，都是俄國不要的過時代廢物。當然不是手持俄製新式武器的對手。尤且九個城只有一營完



黃沙勇新戰歌

接受政府招撫出任新疆阿山區專員的烏斯滿

整的兵力，其他不是保安隊，就是邊卡隊，都無正式戰鬥能力，因而戰亂一發生，就不可收拾。十月十二日吳忠信主席就職後的第三日，李總司令鐵軍下令甫抵省城的預七師彭俊業團，馬不停蹄的馳援伊犁。於十六日夜趕抵伊犁，守城情勢稍為好轉。史達林一見我方增兵，他乾脆將紅八軍團，改裝為亂民，參加戰鬥，並指派白俄老將波里諾夫為伊叛總指揮，擴大叛亂。伊區域較好的建築物，如專員公署，區警察局，以及土產公司等，先後被叛軍攻陷。原省軍李慶芝營在巷戰中全部犧牲。僅留下甫抵伊犁的預七師彭團的兵力分駐空教隊，與飛機場兩據點固守待援。朱長官與李總司令因鑒於伊城危急。於廿二日又命預七師副師長杜德孚將軍，於危難中隻身飛往伊城，作精神上的援助。然後再命駐於吐魯番的四十五師，星夜西行往援解圍。

彈盡援絕軍民盡死

但謝義鋒師長率了該師一、三兩團兵力（第二團駐鎮西未便西上）趕到精河時，伊區九城完全失陷。再加以是年冬季氣候嚴寒，我軍裝備太差不能適應環境，結果凍傷的人數，比打傷的多，凍死的士兵，比打死的士兵多，以致無法軍援解危。而此時俄國老毛子，決心要把伊區佔領。對於被包圍的空教隊與飛機場，每日平均要發五千發砲彈，有時還要出動飛機來助陣。試問所謂叛民，那來的飛機與大砲？簡直就是與紅八軍團來作戰。此時坐鎮伊城據點的杜德孚指揮官，不待電請上級增援解危。直等了八十三天，眼

看無望之際。乃電李總司令云：「職決以最後力量，與俄軍拼戰到底，否則惟有來生再與鈞座見面」。

在新疆地方一有變亂，漢族居民都要隨漢族軍隊轉移。原隨國軍轉移的伊犁九城漢族居民，此時已羅掘俱窮，所有存糧，均已吃光。為了守軍充饑抗戰，在萬般無奈情形下，只有悄悄將自己子女殺死，將人肉黃熟供給戰士當飯吃，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國門保衛戰，竟然感動當地善良的維吾爾族與塔爾其族人，都要設法偷送一點乾糧，前來接濟抗戰軍民。只可恨北極熊老毛子殘忍成性，硬是要將守軍因死，不讓求活。時至民國卅四年元月卅一日，伊犁漢族軍民，已經堅守空教隊八十五天。於今彈盡糧絕之下，待援也無望。乃由最高指揮官杜副師長下令，作冒死向精河方向突圍之計。因為此時突圍部隊人饑馬餓，速度太慢，衝出市區快到山口時，即被敵人乘車乘馬從後追上，即時開槍猛射。杜德孚將軍一看，自身既無法掩蔽，又無槍彈還擊，只有死路一條。乃作最後的獅子吼說：寧為國犧牲，也不作敵俘。話猶未畢，就舉手中所留僅有一顆子彈的手槍，自殺成仁。參謀長曹日靈上校，雖繼續率部向前衝鋒。但敵軍行動迅速，愈來愈多，最後也犧牲於敵人砲火之下。此時所餘軍民，僅有數百人了，遂被敵俘，再被押返伊犁。不幸當這批被押軍民走到城門口時，正逢瘋狂的叛民，以大頭棒迎頭亂殺，就此原駐伊犁九城的所有漢族軍民，乃全部為國犧牲！慘哉悲夫！

移防入新天寒行遲

新疆局勢發展至此，省城以西各縣漢回居汨，都人心惶惶，紛紛離家背井，向省城以東作逃難之舉。朱紹良長官爲了穩定民心，挽救危局，乃即時下令廿九集團軍的兵力，全部西移。先令新二軍軍部由迪化西移烏蘇。繼令廿九集團軍總部由哈密西移迪化。然後再命四十二軍軍部由酒泉西移哈密。僅有暫編五十八師，因師長葉成將軍在重慶受訓的關係，尙留守於河西首府的武威城內。時至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底因伊亂繼續擴大，勢需援軍相繼入新，我們五十八師也奉到西移命令。因葉師長在重慶受訓，正臨結業階段，仍留陪都未歸，軍隊西移重責，就加諸筆者身上。

積極進行西移工作，經過一個月籌備，第一團於民國卅三年底才由涼州動身。第二團到了民國卅四年二月上旬才成行。俟第三團西移，時令已到了三月中旬。爲什麼西移一步步兵，竟要三四個月的時間，此中原委又不爲外人所知。以筆者親身經歷，約有以下三個大原因：

第一個原因：那年西北地區氣候特別寒冷，創下民國以來的最高紀錄。在涼州地方創下攝氏零下卅五度的紀錄。新疆更冷達到零下五十度的紀錄。當時我五十八師的禦寒裝備，根本不夠。如不行軍，躲在營房內避寒，或可勉強渡過嚴冬。於今要向更冷的地方移防，就得必需加強禦寒裝備，才能行動。否則必被凍傷凍死不可。既戰不勝天時，何能再戰勝敵人。在西北人來說，逢此嚴寒，必須滿身都是皮，頭上要戴皮帽，足上要穿粘靴，手上要套皮手套，身上要穿三層皮，即皮夾皮褲皮大衣，甚至還穿皮背心，才敢出

門。於今我們步兵西移入新，人數上萬，當時在涼州的後勤補給，一時就籌備不出如此裝備。這是又遲又慢的第一個原因。

第二個原因，是運輸車輛難覓。由涼州到迪化，在清末左宗棠文襄公進軍新疆時，算是三個十八馬站。當時所謂十八馬站，就是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。於今一個十八馬站的行程，大卡車需時四整天，三個十八馬站，就要十二天。來回一趟就是廿四天。再加以其他耽誤，就得一個月。當時派駐河西的輜汽兵團，只有輜汽四團一個團。而這個團的一百輛車，已全數運送其他部隊進入新疆。因進入新疆的部隊，正在到處接防，都在動蕩下，當然無法返回河西備用。因此運輸本部的軍車，只得向西北路局調派。但西北路局當時所有車輛，也爲數不多，而該局要負西北五省的交通責任，本身尙感不足，那有餘車調派。最後的辦法，就是雇用商車來應急。無如西北各省的大汽車公司，屈指可數，僅新綏汽車公司有上百的汽車。但該公司汽車，此時大部被調派於滇緬公路上，去搶運軍需物資。留在蘭州的車輛爲數不夠用。按當時以團爲行軍單元，約需四十輛。除了包雇新綏汽車的車輛外，其餘不夠者，再由路局出名，徵雇其他商家的車輛，才勉強够數。但需時較多，這是造成緩慢的第二個原因。此外凡由輜汽兵團運兵，都備有救濟車隨軍行動，偶遇拋錨車輛即行補救，就可繼續前行，不耽誤行軍時間。於今雇用商車，根本無救濟車之安排，行途中如有一車發生故障，全團就停止行動，這也是造成此次行軍慢的另一原因。

俄人毒狼埋雷阻撓

第三個原因，更是出人意表，史達林竟指派外蒙破壞隊，潛來甘新孔道的馬鬃山一帶，每於夜間，在山中公路埋裝地雷。按甘新公路全部是沙石路，馬鬃山一帶，路面更較鬆軟，很容易挖掘。將地雷埋置於行車路軌上，若車行其上，就要壓發。史達林出此毒招，就是要阻止甘新公路援軍西上。三個團都曾遭遇地雷的阻止，延緩行軍日程。第一團與第二團路經此段時，僅發生車輛被炸事宜，人員尙無傷亡。但第三團路經此段路程，因獲得前兩團被炸經驗。先派工兵察看地面找尋地雷，每有發現，即行挖掘後，車輛再行經過。雖然延緩行程，尙能安全通過。不意賊娃子鬼計多端，防不勝防。有一工兵發現地雷後，仍如往常，挖掘出來，就彎腰要將搬離路面，以便車輛通行。因以往所挖出的地雷，都是壓發性的不壓不炸。將其移動搬運都很安全。巨料此一地雷是拉發性的，若要搬動，就要爆炸，該士兵因不防有此詭計。結果一經搬動，因爲身體與地雷靠得太近，就將整個身軀，拋震於半空中。全國官兵都親眼看到。俟其所穿皮衣由空中降地面時，而其所穿皮衣都成蜂窩。全身骨肉都被炸得粉碎，散落於馬鬃山的各山頭上，無法收屍。真合了粉身碎骨的諺語，令人不忍卒睹。這就是北極熊老毛子對我國軍的賜與。凡我炎黃子孫，都應記取此種仇恨！

就因有以上諸種困難。當我們五十八師全師抵達新疆迪化時，時序已進入民國卅四年的四月